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局势与华侨华人

王显峰 龙向阳

摘要: 苏东剧变,柏林墙倒塌,世界处于“后冷战时代”。这期间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以及地区主义的兴起。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局势为华侨华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环境和机遇,同时华侨华人为顺应国际局势的变化而以崭新的面貌不断地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之中。

关键词: 后冷战时期;国际局势;华侨华人;发展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04)04-081-03

作者: 王显峰,暨南大学博士生;广东,广州,510630/龙向阳,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广东,广州,510631。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国际局势逐渐从动荡走向相对稳定。国际局势的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华侨华人的发展进程。本文试就后冷战时期国际局势的演变与华侨华人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一分析。

—

冷战的结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时间点。从世界体系来看,苏东剧变,柏林墙倒塌,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1990年是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发展阶段的一个新起点,它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向混沌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是混乱、模糊和不确定性。“后冷战时代”的这种特点至少从国际、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影响着国际局势。

1. 国际层面

首先,国际关系内涵从传统而单一的政治关系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化方向发展,其大致趋向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曾就“有中国特色的多极化和全球化思想”作过诠释。他认为,所谓多极化就是指:第一,针对单极世界或冷战时期两极对峙而言;第二,谋求的是“多种力量和谐并存”,而不是历史上那种以牺牲小国利益为代价的“大国制衡”;第三,发展中国家理应是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力量;第四,多极化本身是一个过程,其力量对比的变化永不会停止,由此也注定了多极化是一个曲折的进程;第五,多极化的最终政策目标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他认为,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是指: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统一竞赛规则,统一全球市

场,统一资源配置,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来说是挑战大于机遇;第三,对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态度是积极参与,同时积极引导和趋利避害;第四,经济全球化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共存和共赢的前景。

其次,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之间围绕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的斗争日益凸显。最近五年来,大国之间关系的调整还未定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1999年的南联盟战争、2002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是国际矛盾的重要表现。

再次,国际关系和国际交往与合作走向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的极端化是冷战的主题,它妨碍了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发展。在全球化扩张的今天,在这个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世界里,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关系的政治化特征日益强化。这些因素促进了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化的终结。

2. 地区层面

区域一体化是国际关系地区主义诞生的动力,而地区主义又是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民主化的依托与重要载体。区域一体化和地区主义既是国际社会发展之必要,也是国际社会竞争之必要。国际关系中的大国主义与地区主义之间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目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一体化有两个,即美国之于北美自由贸易区,法德之于欧洲联盟。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议定中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即10+3模式)正在建设之中。华侨华人主要处于东盟经济区域、北美经济区域以及两者的扩大区域——亚太经济和合作组织之中。

3. 国家层面

发展经济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主题,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政治经济的改革与融入全球市场经济是当前大多数国家的政策选择。当然,即使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今天,就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民族国家而言,安全利益仍然是第一位的,经济利益是第二位的。时下,以美国为首而倡导的国际反恐运动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

就现实而言,国际局势对华侨华人发展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

(一) 国际局势对华侨华人移民的影响。首先, 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为华侨华人的全球移民提供了良好的跨国社会政治空间, 而经济全球化是华侨华人移民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华侨华人移民的方向和形式与所在国的发展程度以及本人的诉求有关。以东南亚地区为例, 由于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 其经济水平也大大提高, 照沃勒斯坦的说法其正由边缘地区上升到半边缘地区。所以, 该地的华人大都向北美地区和欧洲地区的发达国家移民, 其中以技术移民、留学移民和家庭团聚移民占较大比例, 因为他们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另一方面, 投资移民却大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倾斜,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追求资本的最大利润化。来自中国大陆的新华侨移民也是如此规律般的流动。其次, 国际政治的非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全球化也为全球华侨华人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安全和利益保障, 为世界华侨华人的全球性网络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再次, 国际政治的非意识形态化和经济全球化使华人移民与国际关系之间关联性的互动影响日益加强, 这也是新时代下国际移民运动日益对全球社会发生关系的一部分, 特别在国际移民对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安全和国际文化等领域发挥影响的范畴之内。

(二) 国际局势的地区主义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为华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同时也为华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区域一体化追求的是地区内部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及其共同性的整合, 地区主义强调的是地区整体对外的一致性。区域一体化不仅扩展了单一国家华人的地理生存空间, 同时也缓解了部分国家华人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存空间, 因为地区主义制约了民族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的不利政策或采取偏激的行为。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的趋同性将为华侨华人的发展提供宽松的和平环境, 同时华侨华人的某些优势和特点也可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为适应后冷战时代国际局势的演变, 作为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一部分, 华侨华人体系也正以新的行动融入到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之中, 主要表现为:

1. 华侨华人体系的全球性已经形成, 其中心正在不断的扩大, 由东南亚地区向北美地区扩展。华侨华人体系的全球性主要表现为移民活动的全球化、内部联系与交往活动的全球化、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全球性和华人经济的全球化等方面。海外华人“新移民”的出现是全球化下国际移民运动中华侨华人体系的重要内容, 其主要特点是: (1) 来源广泛, 来自大陆、香港、澳门、台湾, 以及其他国家华人的再移民。(2) 新移民的身份和素质大大提高, 以高学历高技

术人员和投资移民为主。以中国大陆为例, 据报道, 在 1978 - 2002 年间, 中国大陆出国留学人员达到 58 万人, 其中只有 15 万人回国。(3) 1980 年后的新移民比其前的华人人数比例不仅发生了量的变化, 也逐渐在发生质的变化。以美国为例, 美国现有华人 280 万, 其中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占 1/3, 其他 2/3 的华人在美国以外出生, 这些新移民大多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和印支地区。这些华人“新移民”的主要变化表现为: (1) 积极参与所在国的政治活动, 为自己的正当公民权和发展权而斗争。(2) 与祖籍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对祖籍国国内的政治事态也密切关注, 他们在居住地和故乡之间的流动频率日益增加。(3) 对所在国和祖籍国之间的各方面关系的发展进程进行参与。在全球化的推动下, 在中国经济日益强大的鼓舞下, 全球华侨华人体系中的“新华侨”也表现了自己的特点。目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内, “新华侨”的特点主要为: (1) 重复历史上的华商角色, 不同的是历史上的华商以商业和贸易为主, 新华侨的特点将以投资为主, 特别是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 以及中国商人的私人投资以及大型的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的比例将逐渐扩大, 投资的地域也不断扩展。(2)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 新华侨人数将超过当地入籍的华人人数。这种现象将主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估计, 到 2007 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额将达到 40 亿美元。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投资经营, 许多中国企业已开始在亚非拉地区投资设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壮大, 中国企业将以更快的步伐走向世界, 走向发展中国家。

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全球性以及华侨华人内部联系与交流的全球化主要是指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国际化及其国际间的活动。世界海外华人社团组织的产生和活动是 1980 年才逐渐起步的。冷战后,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全球性活动不断发展。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全球有 100 多个世界性的华侨华人社团组织。2002 年 12 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就是其中之一。而最具影响的世界华人组织则是于 1991 年在新加坡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这些国际华侨华人组织主要分为四类: 地缘同乡性质、血缘宗亲性质、业缘同行性质和超越以上三缘的联谊性质。自 1996 年以来, 世界各大洲成立的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就是属于第四类的世界性华侨华人组织。冷战后世界性的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联谊会召开的频率不断升高, 参与的人员也不断增加。这些世界性华侨华人组织活动的主要特点是: 组织机构国际化、联系方式制度化、活动内容经济化。华人经济的全球化也就是建立在华人社团组织国际化和活动经济化的基础之上的, 其具体体现为: 企业管理的国际化、投资活动和资本结构的国际化、贸易网络的国际化。在以上因素的促发下, 华侨华人体系结构也

日益走向全球化。而其中,华侨华人的移民全球化和政治经济化趋势是东南亚地区和北美地区成为新时代华侨华人体系中心的主要原因。

2. 华侨华人体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正在加大,其主要标志是华人的参政意识日益强化。华人参政运动走向真正意义的政治行动是在居住国组建全国性的华人政治团体。例如,在加拿大,1980年成立了华人全国性的社会政治团体——全加华人协进会(原名全加华人平权协进会)。在澳大利亚,华人于1984年组建了“亚裔澳大利亚人行动委员会”。在巴西,华人于1987年3月在圣保罗成立了“巴西华人选民联谊总会”。这些华人政治团体的目标都是争取华人在政治上真正平等的权利。

就作为少数民族的全球华人参政运动来看,除了马来西亚以外,美国华人的参政议政活动是比较有成效和有活力的。美国华人参政运动的主要特点有:(1)组建的华人政治团体比较多。1983年10月13日,“美国华人参政促进会”在洛杉矶成立。1985年纽约华人成立了“鼓励华人参政委员会”。1987年3月全美百余名华人名人在加州蒙特利尔宣布成立“美国华裔政治委员会”,其目的明确,即必须充分利用华人手中的政治权力,提高华人的政治地位。1991年,代表华人利益的华人政治团体——“美华名流百人会”正式成立。(2)华人进入美国政府高官层次。例如,在小布什政府中,有劳工部长赵小兰,白宫顾问甘敏才、黄仲元和余显利,军界中有将军衔的刘国英和傅履安等。由此,有人认为在美国已产生了华人自己的“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事实上,这是有点夸大其词的。华人政治团体的诞生和华人的入阁是当代美国华人参政历史的转折点和里程碑,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华人力量的不足及其参政历程的艰巨性和长远性。就目前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而言,所谓的“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一般具有六大特征:(1)有制度化的组织和活动;(2)有强大的财政实力;(3)在国家政治最高组织中有自己的政治精英和利益代言人;(4)有明确的政治诉求;(5)有强大的民族支持力;(6)有一定的舆论控制力和导向力。与以上条件相比,目前美国华人政治团体在美国国家政治结构生态中的影响和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但从美国的国家政治生态来看,美国华人的参政空间是最自由的,也是最有希望和最有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

在东南亚地区的某些国家,由于国家政治制度的限制,华人社会尚缺乏强大而有影响的华人政治团体。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里,其政治生态上还存在一个特殊的现象,即存在强大的华人“利益财团”与政府官员合作的官商政治。这些华人利益财团与政府之间有深厚的个人私交,但他们所追求的是本财团的利益而不是华人的整体利益。

3. 华侨华人因素对中国的意义更加强化。在国际社会看来,海外华人活动的民族性和中国情结与中国外交中的华侨华人特性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既来自于历史,也反映着现实。华侨华人因素对中国的意义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两岸关系、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传统的双边关系(政治、经济和文化)、支持中国的发展与开放事业等。例如,在中国统一问题上,华侨华人可以力求作为一种政治因素,以促使所在国支持和保证“一个中国”立场;另一方面,在两岸关系方面,海外华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的紧密团结,以及在海外打造强大的反对分裂阵线和组织,可以作为一种力量遏制和排斥台独势力的嚣张与发展;同时海外华人可以作为两岸关系的最有利中间人和桥梁,在两岸的政治对话、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方面可以发挥直接作用,以增强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从而增强民族的相互依存程度,以影响台湾岛内的政治舆论走向。关于地区经济合作方面,就目前来看,华侨华人在中国的地区经济合作方面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就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方面。中国与东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的大方针已定,在这一框架下,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将是一个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的因素和桥梁,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参与也将是经济合作成功保证的因素之一。

国际移民是一项国际资源。邓小平同志曾说,“海外华人是一个好东西”。在当下大好时机,我们一定要把华侨华人作为一项战略资源对待,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华侨华人的有利特点和条件,并把它与有利的国际环境结合起来,为我国的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 [1] 罗浩:《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王毅副外长就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答本刊记者问》,《世界知识》2003年第2期。
- [2] Caroline B. Brettell, James F. Hollifield (eds):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Routledge, New York (2000).
- [3] 梁英明:《东南亚华人与区域经济合作》,《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 [4] 邢利宇:《海外学子“望闻问切”,回国创业意愿不断升温》,《人民日报》2003年2月24日。
- [5] 黄昆章:《祖国大陆、台湾、香港及印支在美新移民的比较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8-13页。
- [6] 熊昌义等:《中国将发展同南方国家合作》,《人民日报》2003年2月24日。
- [7] 李明欢:《华人“利益集团”剖析》,《八桂侨史》1994年第2期,第31-33页。
- [8] 吴前进:《华侨华人族问题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持久性》,《国际观察》2000年第5期。

(责任编辑:李铁明)